

杀无赦

〔台湾〕柳残阳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4册

目 录

第六十章	装、扮、巧易容	(1)
第六十一章	别、伤、流离夜	(13)
第六十二章	狼、虎、遍关隘	(30)
第六十三章	险、惊、智斗智	(41)
第六十四章	强、倔、英雄胆	(61)
第六十五章	狡、毒、睚眦心	(68)
第六十六章	情、爱、道心声	(80)
第六十七章	壮、烈、勇者像	(94)
第六十八章	敌、众、夕阳血	(108)
第六十九章	策 应 及 时	(119)
第七十章	冲 杀 突 围	(132)
第七十一章	伤 亡 过 半	(145)
第七十二章	落 花 有 意	(158)
第七十三章	整 补 养 息	(171)
第七十四章	自 荐 月 老	(185)
第七十五章	柔 情 似 水	(197)
第七十六章	郎 心 如 铁	(208)
第七十七章	策 划 战 术	(221)
第七十八章	生 死 顷 刻	(235)
第七十九章	洞 中 血 劫	(248)
第八十章	永 结 同 心	(262)

第六十章 装、扮、巧易容

李发颤声道：

“大哥，你必须要来……”

关孤静静的道：

“你也一样，大伙都一样——全希望能平安的聚首。”

丰子俊低沉的道：

“关兄，你走以前，要不要和婉仪谈谈？”

关孤怔了怔，随即摇头道：

“不必了。”

丰子俊有些失望的道：

“你不认为应该和她说一声吗？”

关孤烦躁的道：

“说什么呢？有什么好说的呢？总是这么个情势了，能否重见，能否聚晤，全待事实的结果吧！”

唇角抽动了一下，丰子俊黯然垂首……

关孤觉得自己的话重了点儿，他苦笑一声，抱歉的道：

“子俊兄，别怪我……”

丰子俊涩涩的道：

“没关系，我没有怪你……”

关孤犹豫了一下，道：

“好吧，我在走之前去向她打个招呼。”

丰子俊双目一亮，精神倏振：

“真的？”

关孤吁了口气，道：

“当然——”

他摇摇头，又道：

“子俊兄，你好像——非要撮合我和她的事？”

丰子俊严肃的道：

“是的，我这一生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责任了！”

关孤喃喃的道：

“责任？”

丰子俊用力点头道：

“不错，是责任，关兄，婉仪尊亲已逝，只得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南宫大哥与我是她父亲生前的挚交，也是承有她爹遗命托孤的仅有两个长辈，她母女的后半生幸福与否，全在我们的承担上，所以，我们有责任要使她母女将来的日子过得安逸，这安逸的关键便都在婉仪是否有个合宜的归宿上，关兄，婉仪选中了你，且非你不嫁，你说说看，我们兄弟两人应不应该竭力帮助她撮合此事？”

关孤避开丰子俊的目光，道：

“那是以后的事了……”

丰子俊冷静的道：

“时间的久暂乃是次要的问题，小仪能等，我们也都能等，主要的是——关兄，你答允与否？”

关孤沉默无言，双手紧扭……

迫近了些，丰子俊问：

“关兄，你还没有答复我！”

关孤的面颊微微痉挛，他道：

“答复什么呢？”

丰子俊低沉却有力的道：

“娶不娶小仪？”

关孤痛苦的道：

“此时此地，子俊兄，谈这个问题太不相宜吧！”

深深的盯着关孤，丰子俊道：

“~~只有一个~~肯定的答复。关兄，这和时地的影响乃是有限的——不过，在你回答之前，我不妨提醒你，你的答复将关系着一个家庭的兴衰，一个少女的终身希望，一个关怀者的期盼，甚至，那个少女的生命，关兄，你明白这些？”

关孤抖索了一下，喃喃的道：

“不要逼我——子俊兄，不要逼我——”

丰子俊锲而不舍的追迫着：

“关兄，你必须要在此刻决定——”

关孤猛一切齿，闭目不语。

丰子俊急切的道：

“关兄，你——”

旁边，李发轻轻扯了丰子俊的衣角一下，连连向他使着眼色，于是，丰子俊叹了口气，道：

“也罢……你再考虑些时吧……”

骤然睁眼，关孤有些凄楚的道：

“子俊兄，请你宽恕我的固执顽冥——我有苦衷，这件事，请容我们从长计议，等过些日子再谈……”

丰子俊强笑道：

“便依你的意思吧……”

于是，站起来，背负着手，关孤独自向殿阶那边走去，在烛光的摇曳下，他的身影是修长的，不稳的，却又是那么孤伶伶的……

怅然若生的转过脸来，丰子俊默默凝视着地下那朵黯淡又跳动的烛火，他的神色，也与烛光一样的黯淡朦朦了……

轻轻的，李发道：

“丰爷……”

身子抖了抖，丰子俊侧首过来，苦涩的道：

“李老弟？”

舐舐唇，李发道：

“虽然我在刚才还不明确的知道这件事，但经过你与大哥这样一说，我也完全弄清楚了……”

丰子俊低哑的道：

“这件事，早晚也会明朗化的……”

点点头，李发轻声道：

“可是——丰爷的意思是要舒小姐下嫁我大哥？”

丰子俊道：

“不错。”李发笑了笑，道：

“老实说，我早已看出来舒小姐对我大哥有感情了——”

丰子俊低喟一声，道：

“是的，但你怎么看出来的！”

耸耸肩，李发道：

“你晓得，丰爷，女人对某个男人滋生情愫以后，那种味道，呃，眼看着，便特别有股子说不出的贴心感受，那是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我老觉得舒小姐对我们大哥就有这么个味道……”

丰子俊沉重的道：

“可是，你大哥他——”

李发接口道：

“还不答应？”

点点头，丰子俊道：

“方才，你已经听到了，这已是我第二次向他正式提及——”

李发感叹的道：

“丰爷，你不能怪我大哥。”

丰子俊苦笑道：

“我是没有怪他！”

李发低沉的道：

“丰爷，我大哥是不愿害了舒小姐的终生。”

怔了怔，丰子俊道：

“这话怎说？”

李发缓缓的道：

“我大哥如今已成了‘悟生院’最切齿痛恨的目标，也成了‘悟生院’的全部势力追蹶下的猎物，举凡“悟生院”所有的盟帮同道，俱皆以我大哥为鹄的加以全力截杀，他们对我大哥的仇恨与愤怒不是局外人所可以想见的，他们也将以最大的可能来围堵我大哥，他们会不计牺牲，不计后果的来对付我大哥。但是，相对的，我大哥也将竭尽全力与他们周旋到底，我大哥如同‘悟生院’要毁他一样的决定来毁‘悟生院’，他是决不会退缩，决不会苟安一偶的——丰爷，在这种情势之下，后果如何可以想见，谁也不敢预测将来怎么样的一个悲惨结局，丰爷，如果我大哥许了这门亲事，以后万一他本身有个好歹，叫

舒小姐指望谁去？”

摇摇头，丰子俊道：

“关兄的苦衷，我也知道，但事情并非这样险恶……”

李发道：

“这怎么说？”

丰子俊低声道：

“关兄大可落籍关外，不须回来决此生死……”

李发忙道：

“这是不可能的，丰爷，我大哥讲道义，重责任，尤其嫉恶如仇，不向强权低头，你想想，‘悟生院’既是如此迫害他，如此荼毒天下，我大哥岂会退缩袖手，辱志丧节？”

沉默半晌，丰子俊道：

“就算他一定要和‘悟生院’周旋到底吧，他也不是孤独的，有我兄弟两人，也有我们关外的很多朋友会支持他。何况，他本身的艺业更是那样精湛，‘悟生院’再是强横霸道，也不见得就能包占上风！”

李发颌首道：

“话这样说是不错，但丰爷，即使如此，未来的风险仍不能说不大，我大哥依然得替舒小姐着想，这种事乃一言九鼎的终生大事，我大哥一待答应，舒小姐即为关家之人，若是将来我大哥有了个万一，舒小姐……又怎么得了？再说，此刻乃大难之前，能否安渡实不敢言，丰爷你现在就逼我大哥答复你，自然他就越发不肯轻易表示了，丰爷你还不甚了解我大哥的习性……”

丰子俊忙道：

“你说说看？”

李发道：

“只要我大哥有什么事闭口不言，则必有难言之痛，若是逼之太甚，往往会引起反效果，一碰上这种情形，还不如慢慢劝说商议来得妥当，丰爷，你不要操之过急，一步一步来，我相信总会使我大哥点头的……”

丰子俊微微一笑，道：

“如今，也只有这样做了……”

忽然，他又道：

“老弟，这件事，还得仰仗你的大力啊！”

李发忙道：

“这我承担不起。丰爷，不过你放心，我总会尽量为力撮合此事的，说真话，我又何尝不愿我大哥娶得像舒小姐这样既端庄、又娴淑的名门闺秀呢？果有此日，不独是大哥的福份，我这做属下的也占光啊……”

丰子俊刚刚开口想说话，蓬车车尾的垂帘掀开，灯光隐现中，胡起禄已拎着他的包袱，满头大汗的跳出车来，他急步走近，一边擦汗一边直透着气：

“乖乖！那蓬车里好热，简直像蒸笼一样，我这一折腾，至少淌了半斗汗！”

丰子俊迎上去问：

“胡老哥，我大嫂子与侄女全易容换装妥了？”

胡起禄用手扇着风道：

“易过容了，我出来后她们马上换装，等下你看，我的杰作，包你拍案称奇，钦服莫名！”

丰子俊笑道：

“我希望如此。”

眯起眼来端详着丰子俊，胡起禄的目光上下溜转，然后，他又开始绕着丰子俊身躯四周兜起圈子来，一边不停的打量，一边嘴里念念有词……

丰子俊有些迷惑的道：

“你想干什么？胡老哥。”

站住脚，胡起禄手捻八字胡，点头道：

“差不离，差不离。”

丰子俊道：

“什么差不离？”

胡起禄笑道：

“给你一装扮呢，你就包管像个半老徐娘了，便不能说国色天香吧，至少也能落个风韵犹存……”

顿时涨红了脸，丰子俊尴尬的道：

“别又在这里打诨了！”

伸手拉丰子俊坐到烛光圈里，胡起禄也面对着坐下，他搓搓手，一边将他的灰布包袱摊开，边道：

“你坐好，别乱动弹，这就轮到你了，给你装扮妥当以后，跟着就是南宫老兄与李发老弟，我在给你易容化装之际，或者有点麻麻痒痒的的感觉，因为一则你不习惯这样拘束，二则我用的药物全是特制的，很不易褪脱，皮肤上所受的刺激也就稍重一点，但没关系，忍耐一下，过阵子就逐渐习惯了。”

丰子俊忐忑的道：

“你打算搞什么鬼呢？在我身上？”

胡起禄一本正经的道：

“丰兄，这不叫‘搞鬼’，这门‘易容’之术是一种极其高深的学问，有其古老的历史渊源与传统的尊严，你该尊敬这门特

异的技巧，它是集智慧，各种药物的运用常识以及灵巧的手法所共同融合的结晶，它是崇高又超脱的，你必须一心虔诚的来重视它，信任它，嗯？”

丰子俊失笑道：

“当然当然，胡老哥，只要你别把我弄得太不像样就行了……”

胡起禄严肃的道：

“扮啥像啥，怎会不像样？”

丰子俊疑惑的道：

“你准备如何替我装扮呢？”

有些不耐烦的皱着眉，胡起禄道：

“我已告诉过你，这是一门特异的技巧，给你解释你也不容易很快就透澈明了——我向你简单的说明一下就行——首先，你的面孔、脖颈、双手等必须展露在外之处，要加以适当的处理使其变得较为白皙细嫩，固然你的肌肤比一般男人要细致一些，但却仍比不上妇女哪种天生的柔嫩，而要它转变为柔细，我有一种独门的冷霜，敷底之后再扑以一种精制的白粉，就可以令你的肌肤暂时看上去白嫩细致了，这种功用可维持三天，以后它会自行脱褪，第二步，你的眉太粗太浓，要修剪后用我的‘炭笔’描细，你的胡碴要再三刮净，再敷以霜底粉面，耳朵钻环孔，挂耳环，头发要往后梳拢扎髻，再就是“换衣裳，当然要换女人的素色衣裳，尚得束腰加臀，这些玩意我上带来了之后，便以“闭喉法”使你变音，对了，你的衣领要加高，记得必须掩住喉结，至于姿态，举止方面，则全靠你自己的揣摩了！”

丰子俊满头大汗的道：

“这——这叫我如何揣摸法!”

一瞪眼,胡起禄道:

“没吃过羊肉,莫非也没见过羊在满山跑?女人的动作又不是难得一睹或难以学习的,多用点心思,简单得很——我再提醒你,注意你的喉结,别为这点子纰漏而露了马。你尽量低头垂眉,装作悲痛不胜又心酸情悵的模样就行了,这也正适合你这中年‘寡妇’的身份!”

叹了口气,丰子俊呐呐的道:

“我总是尽力而为也就是了。”

“嗯”了一声,胡起禄不再说什么,他将包袱中的瓶瓶罐罐,又是刷子又是镊钳,又是剃刀又是束带等物一样一样取了出来,第一个动作,他搓热双手,开始替丰子俊在面部按摩起来……

李发在一边看了一会,然后又悄悄蹑到殿前,他才一走过去,南宫豪也急步走了过来,他两人全朝着关孤那边聚了头。

默立殿阶处的关孤这时静静的转回身来,低沉的道:

“事情都准备差不多了吧?”

南宫豪抢着道:

“我大嫂子和小仪全装扮过了,银心睡棺材底,用不着易容,江姑娘以本来面目过关,也不须再动手脚,现在是子俊在受罪,下一个就轮到我和老弟你啦!”

李发笑道:

“大哥,这位老狐狸的确有一手!”

南宫豪由衷的点头道:

“不错,他的手艺确是有独到之处,我大嫂子叫他这一装扮,竟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又丑又老,又焦又黄,一口牙也都染

成黑斑斑的了，头发泛了灰白，满脸的皱纹，再加上那身破烂衣裳一衬托，乖乖，那种乡下老太婆的模样，连我也认不出了！”

关孤笑笑，道：

“很好，我们越认不出，对方认出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吞了口唾沫，南宫豪又道：

“小仪也被老狐狸弄得半点也不像小仪了，原来那么白嫩的一张脸蛋儿如今全变成一种黄中透黑的颜色——”

他顿了顿，接道：

“就像一个穷苦农户出身又干惯了粗活加上伙食不良的女人一样，而且面皮肌肤犹起了皱，眼变小了，眉变粗了，一双手也起了厚茧裂纹，那原来缎子似的黑发也竟变成焦黄蓬乱，随随便便的梳了个圆髻，远看近看，粗看细看，谁要能认出她就是舒婉仪才有鬼了！”

关孤道：

“老狐狸的手法我一直是有信心的……”

南宫豪呐呐的道：

“还不知道他会把我扮成个什么样子呢？”

李发脱口道：

“死人——他不是要这么装扮你么？”

吸了口气，南宫豪道：

“不知怎的，我每一想到这件事，心里老觉得凉兮兮的不大安宁……”

笑笑，关孤道：

“这是一种本能的情绪反应，大凡是做一件我们所不习惯的事，差不多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摇摇头，南宫豪道：

“这种事，硬要一个活人装成个死人，知觉全无的睡在棺材里朝着虎口抬，老天爷，恐怕我一辈子也不会习惯！”

关孤平静的道：

“吉人自有天相，南宫兄，你会安然履险的！”

摸摸自己的脸，南宫豪忧心忡忡的道：

“躺在棺材里，唉，我那模样只怕不会好看的了……”

李发在旁接口道：

“这是一定不会好看的，南宫爷，这么多年了，我见过那些死人也不知有多少，就没有一具好看的……”

关孤瞪了李发一眼，斥道：

“李发，你怎么了？”

缩缩头，李发忙道：

“我是随便说说……”

南宫豪这一会连嗓子也有些沙哑了：

“唉，真叫遭罪啊！”

关孤想说什么，却又笑笑闭口不言，南宫豪回头朝神坛那边正在替丰子俊下功夫的胡起禄瞧过去，搓着手道：

“关兄，我过去瞧瞧……”

第六十一章 别、伤、流离夜

关孤点点头道：

“请便。”南宫豪才一过去，李发已想起一件事，他低声问。

“对了，大哥，你独自闯关，你的坐骑‘黑云’是不是要带着？如今可得早早决定了……”

关孤道：

“我已经决定了，‘黑云’只好留下。”

李发轻轻的道：

“这要看大哥准备怎么个闯法，从大路平地上闯呢，骑着‘黑云’比较方便，这匹马的冲劲大，如果大哥要翻山越岭呢？便自己走比较合适……”

关孤道：

“如果避免与对方做正面冲突，只有靠自己两条腿了，骑着‘黑云’太过招人耳目！”

点点头，李发道：

“那么，大哥也决定将‘黑云’寄存李二瘸处！”

关孤道：

“是的。”

李发道：

“也只有这个唯一的法子，便是给‘黑云’染了毛也没什么用，它那种神骏发扬的威猛之态，‘悟生院’的人一见就认得

出，畜生是不懂得装作的，‘黑云’那入云的嘶叫与急昂的奔驰声，三里外都能叫人听到，若是要避‘悟生院’的爪牙，确是不骑它为妙……”

关孤平静的道：

“等一会，就叫李二癩的人牵回去安顿。”

悠悠低叹，他又道：

“人一遭到逆境，许多令人酸楚的事也就接踵而至，不该离开的要离开，不舍抛下的也得抛下，全是逼得非这样做不可。”

李发安慰着关孤道：

“大哥，一旦过了此关，这些不如意事就会完全成为过去，抛下的舍下的也都会再回到身边……”

关孤的目光投注在殿外的天井里，那里，大楞子正和那位李二癩的手下坐在棺材上闲聊着什么，这个景像有些古怪与不调和，但他宛似没有什么感触，目光是看着他们，迟疑了一下，李发终于凑上去道：

“大哥——时间差不多了……”

怔了怔，关孤诧异的问：

“什么时间差不多了？”

舐舐嘴唇，李发有些胆怯的道：

“去——去和舒姑娘招呼一声……”

关孤苦笑道：

“连你也来凑这个热闹？”

李发硬着头皮道：

“大哥，不管这事你应不应该，可不好叫人家舒姑娘太伤心——她是个好姑娘，真的是个好姑娘……”

关孤低沉的道：

“我晓得……”

李发赶紧道：

“大哥等会要先走，现在似乎该过去了……”

关孤点点头，道：

“好，我这就去和她招呼……”

刚一转身，他又站住，若有所思的道：

“我在殿角暗处等她，你去请她来……”

李发迷惑的问：

“为什么要这样呢？”

关孤叹了口气，道：

“江尔宁。”

李发恍然大悟，颌首道：

“好，我去办，大哥，你放心，包管不落痕迹，大哥——”关孤看着他，道：

“还有事？”

李发笑了笑，悄声道：

“人的运气是难料的，谁还想得到在这等险恶逆境之下，大哥居然连连交起桃花运来了……”

关孤脸色一沉，道：

“不要胡说，快去！”

赶紧答应一声，李发又步履蹒跚的朝着蓬车那边走去，关孤一转身，自行到殿角暗处等候，他站在黑暗里，却纳罕的发觉自己心跳加速，喉咙干燥，甚至手心也渐渐泌出汗水来，一股特别的感觉在他的意识里扩展——一点儿麻乱，一点儿惶恐，一点儿紧张加上一点儿羞涩，就如同一个在黑暗里等待